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初編 3

臺灣海東四子研究（下）

楊明珠・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
刊

初 編

第 3 冊

臺灣海東四子研究（下）

楊明珠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海東四子研究（下）／楊明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88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 3 冊）

ISBN：978-986-322-256-9（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2002940

ISBN-978-986-322-256-9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322-256-9

臺灣海東四子研究（下）

作 者 楊明珠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初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臺灣海東四子」義界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0
第三節 研究資料的範圍與目前研究成果檢討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	19
第二章 海東四子的生平與著作	27
第一節 施士洁的生平與著作	27
第二節 許南英的生平與著作	37
第三節 丘逢甲的生平與著作	47
第四節 汪春源的生平與著作	59
第三章 海東四子的形成與變化	65
第一節 海東四子的形成背景	65
第二節 海東四子的形成	83
第三節 海東四子的變化	88
第四章 海東四子的交游與活動方式	113
第一節 施士洁的交游	113
第二節 許南英的交游	119
第三節 丘逢甲的交游	123
第四節 汪春源的交游	126
第五節 交游活動方式	127

中 冊

第五章 海東四子的詩觀	157
第一節 晚清的詩史精神	157
第二節 臺灣的樂府風潮	162
第三節 海東四子的詩觀	168
第四節 海東四子的新樂府	182
第六章 創作藝術的時代特徵	191
第一節 形式上的特徵	191
一、體 製	192
二、組 詩	194
三、序、引	207
四、長 題	221

五、詩 注	229
第二節 散文化的風格	242
一、以文爲詩	244
二、以賦爲詩	260
三、議論爲詩	269
第三節 作品語言的時代特徵	281
 下 冊	
第七章 作品內容的時代意識	301
第一節 政權更迭下的省思	301
一、施士洁的認同傾向	305
二、許南英的認同傾向	310
三、丘逢甲的認同傾向	318
四、汪春源的認同傾向	325
第二節 西方的衝擊及反省	327
一、海東四子與西學接觸的環境	327
二、海東四子面對西學的態度	334
三、海東四子接觸西學的內容	341
四、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反省	357
第三節 世變中的人世關懷	374
一、國內政治的問題	375
二、外權入侵的問題	383
三、社會民生的問題	393
第四節 季世裡的自我影像	405
一、施士洁	408
二、許南英	416
三、丘逢甲	425
四、汪春源	436
第八章 結 論	439
引用文獻及參考文獻	445
附 錄	461
附錄一 時事年表	461
附錄二 海東四子年表	469
附錄三 海東四子長題詩作統計表	481

第七章 作品內容的時代意識

第一節 政權更迭下的省思

人們藉著通過對歷史事實的選擇、重組與遺忘，以強化人群組合的凝聚，並形成族群的認同；在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人群利益關係重整之後，人們又再一次以選擇、重組與遺忘的歷史記憶，來強化人群組合的凝聚，並形成族群的認同；這就是族群認同所以變遷的主要因素。而一個人是如何去選擇、創造、重組及遺忘過去歷史，以形成其個人之認同，是在血緣關係、政治社會、鄉土地域、家庭背景、教育環境、個人遭逢、現實利益，以及對未來的預期等各種因素互相牽制影響而產生出來的；因此，即便是共同生活在同一時空之下，有其共有的歷史記憶的人群之間，卻也存在著認同對象、認同範圍不同，以及認同程度差異的複雜多樣現象。這種現象，在受到異族侵略、改朝換代，以及歷史發展變遷頻繁急劇的社會裡更是明白顯著。^{〔註1〕}

明清改朝換代之際，王船山等人提出強烈的「夷夏之防」思想，並且蔚為風潮，希望藉此號召漢人起而反滿；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展開禁毀書刊、興文字獄等強制行動，再以推動儒學教育、科舉功名來收攏文士，這一連串的行動，逐漸抹煞了人們有關換代之際滿、漢之爭的歷史記憶；到了後來，

〔註1〕 見羅久蓉：〈救亡陰影下的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李國祁：〈滿清的認同與否定——中國近代漢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皆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6月）。

「夷夏之防」的觀念慢慢淡薄，傳統知識分子並視滿清朝廷為當然的中央政權而為之效命了。所以，隨著滿人入主中原時間日久，漢滿之間融合日愈加深，夷夏之防的想法也就日愈消失於無形。到了道光、咸豐年間，西方列強入侵，「夷夏之防」說法再次盛行，不過，此時之「夷」指的是西方列強。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視種族、文化皆不同的西方人為「夷」，但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船堅礮利之勝，因此而有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之後，又有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他們主張學習西人長處，以追求國家的富強壯大；這些運動推動目的所欲富欲強的「國」，指的都是滿清朝廷；一直到光緒年間的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維新運動，仍是以「保皇」為目標，仍是以滿、漢為一體的。但是，甲午戰敗、庚子拳亂、日俄在中土爭戰、立憲一再延遲……等事件接連著發生，清廷愈顯得顛覆無能，人民對清廷的不滿也就越加積累，再加上新學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有更為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為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排滿」的思想也就日益盛行。事實上，光緒二十年（1894）孫中山成立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政府」為誓詞，就傳達出滿、漢並非一體的思想，只是當時風氣未開，支持者不多；但是到了晚清，滿清政權在現實上的挫敗，使得新知識分子在思考如何追求國家富強的前景時，接受了西方傳入的現代國家觀念，已不再把「國」和滿族政權視為一體，並試圖恢復被滿清壓抑了數百年的漢族歷史記憶，如章太炎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創立國學保存會，主張「以國粹激勵種性」，即是藉發揚漢民族之語言、歷史等屬於漢族的歷史記憶，來區分漢、滿的分別；〔註2〕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更是直截而強烈地提出「非排滿無法興國」的想法。一般人民也因顧及本身的利益，對清政府在商戰、鐵路國有、中美工約風潮等一連串事件中的不當處置反感，轉而支持革命主張，排滿、覆滿之漢民族主義思想也就如燎原之火展開了。

至於海東四子的故鄉——臺灣，其開墾經營始自鄭成功父子，在三百多年來急劇轉變的歷史發展中，臺灣人民的認同因政局變易頻繁而有著普遍性的困惑及焦慮，也因人群認同對象的轉化差異而產生許多的矛盾及衝突，引發多次的械鬥、民變、爭戰，造成臺灣社會浮動與不安。

鄭成功經營臺灣以求恢復明朝的勤王大業雖然失敗，但他的赤膽丹心與

〔註2〕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6月），頁97。

磅礴氣魄留下千古英名，後人瞻仰祭拜不絕，一直到光緒朝，臺灣文士對鄭成功的忠義精神仍稱頌不斷。〔註3〕康熙皇帝亦承認鄭成功的地位，明詔宣示：「成功爲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應臺灣人民之請，奏建延平郡王祠，並撰聯頌讚云：「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陷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鄭成功爲臺灣人民留下遺民忠義精神的最佳典範。

鄭氏部將施琅與鄭成功決裂，並在投靠清廷之後，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率軍攻打在臺的鄭氏政權，後受封爲靖海將軍。施琅入臺時有「爲國家事重，不敢顧私」的考量，因此未快意誅殘；清領臺灣之後，施琅在清廷君臣以臺灣險遠欲墟其地時，提出「臺地不可棄狀及寬減賦額」的奏議，所以，說起來他對臺灣的發展是有所助益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自言的，領清兵攻陷臺灣乃「滅國之罪」，〔註4〕所以他留下的是「叛臣」的形象，再且，施琅之後並未能有積極建議以建設臺灣，因此未能得到臺人對他的肯定，如連橫將之與宋張宏範並比，並加以抨擊貶抑。〔註5〕

在清領時期，臺灣人民的認同，或有歸向明朝，或有歸向清朝。清廷在取得臺灣後，先是設立一府三縣推動建設，接著成立學校、設定科舉名額，有力地在臺灣促成以中華文化爲主要內涵的臺灣內地化，也加深了臺灣知識分子對清廷的向心力。但事實上，康熙、乾隆年間的「朱一貴、林爽文等之起事，皆以光復爲號召；漢官威儀，一時重見」；〔註6〕道光、咸豐時之李石、林恭之變，則大書「興漢滅滿」爲旗幟；〔註7〕而「家居此二百數十年矣」的連橫家族，仍以明朝爲「故國」，故「自我始祖興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遺

〔註3〕如洪棄生前後兩篇〈鄭成功論〉長文，收入《寄鶴齋選集》（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8月），頁1、頁97。林朝崧：〈謁延平王祠〉，收入《無悶草堂詩存》（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2月），頁89。連橫《臺灣通史》、《雅堂文集》、《雅言》等書中，一再稱譽鄭成功「精忠大義」、「保正朔於東都」、並「尊延平於本紀，稱曰建國」。

〔註4〕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6月），頁246～頁250。

〔註5〕連橫《雅言》：「夫琅爲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藉滿人，以覆明社，其罪大矣！昔宋張宏範爲元滅宋，刻石崖山，大書『張宏範滅宋於此』。至明陳白沙先生過其地，爲加一字，曰『宋張宏範滅宋於此』。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2月），頁69。

〔註6〕連橫：《雅言》，頁76。

〔註7〕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1月），頁180。

命以明服殮」。^{〔註8〕}所以說，臺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在不同的時期、對不同的人而言，其所指稱的對象也有所不同。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臺灣人民「臺灣意識」的發展。在清領早期，臺灣的械鬥事件多以閩粵、漳泉為名，就這個情形來看，那時的臺灣移民仍多以大陸的祖籍為認同對象，尚未產生「臺灣意識」。但是，自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情形有了改變，如苗栗葉阿來事件是客家人之間的械鬥；後來又有同是泉州人的清水、大甲械鬥事件；再來又有同是漳州人的羅東、宜蘭械鬥事件，這些都是以臺灣居住地為認同對象的械鬥事件。這說明了這時的臺灣人民的認同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層次，在祖國、祖籍之外，又多了「臺灣意識」，這是一種地方意識，認同的對象是臺灣這一片土地，因為這是他們成長的故鄉，這種「在地意識」與政治無關，卻是臺灣社會「土著化」發展成功的證明。^{〔註9〕}

日本佔領臺灣的初期，臺灣人民將清朝視為父母之國，並以之為認同對象；在民國元年之後，中華民國則成為臺灣人民心目中的祖國；而不論是在早期以清廷為認同對象，或在後期以中華民國為認同對象，都是臺灣人民「民族意識」的自覺，其目的在於強化區分己身與日本有別的「夷夏之防」思想。乙未割臺之後，無論是內渡大陸或留在臺灣，臺灣人民普遍有「棄地遺民」之慨嘆，家鄉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他們生命中永久的烙印；至於佔領這塊土地的日本人在他們眼中是外來的入侵者，是「夷」。即使在臺灣割讓四十年之後，日人仍深感到臺灣居民之「漢民族意識」深不可拔，又因臺灣和福建、廣東只有一衣帶水之隔，往來頻繁，「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因此，在日本殖民威權限制之下，以及與祖國頻密的接觸，臺灣人民在身份認同的追索過程中「臺灣意識」更為強烈。不過，在日本的威嚇與拉攏之下，也有一些臺灣人民歸順。

對日本的態度，在中國的情況又與在臺灣的情形不同。在國家意識與人種觀念及進化論思想的糾結混雜之下，中國人民一方面視日本為敵，擔憂日本的侵略造成國家滅亡，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所以日

〔註8〕 連橫：《雅言》，頁76。

〔註9〕 李亦園：〈評當代知識分子的「鄉土意識」〉，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臺北：中國論壇雜誌出版，1989年10月），頁216。陳其南：〈社會分類意識與土著化〉、〈論清代漢人社會的轉型〉，收入《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頁92、頁159。

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間接證明了中國強盛的可能。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中國的同時，中國到日本學習的留學生人數卻也與日俱增。〔註 10〕這種矛盾現象，正說明了處在這轉變劇烈時代的人們在認同問題上所遭逢的困惑與多歧性。

海東四子正是處在這轉變劇烈的晚清時期，在一連串的政局變化、文化衝擊的過程中，必須面對家國認同的困境，並且思考如何做出抉擇；尤其，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海東四子被迫離開家鄉內渡到大陸，這個「棄地遺民」的身份，在四子的認同追尋過程中，更增添了一番曲折。臺灣海東四子的身份認同，有著怎樣的曲折轉化？這是這一節所要分析的。

一、施士洁的認同傾向

施士洁家族是在他祖父那一代來臺灣定居的，他在〈司訓立軒盧公家傳〉一文中說：「自予先王父僑籍七鯤，與盧氏衡宇比者，蓋三世矣。」〔註 11〕那時，清廷在臺灣建立政權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夷夏之防」的觀念已逐漸淡化，這對施士洁在認同選擇時是有所影響的；而影響最大的決定因素應該是他身為施琅後代的身份。他肯定施琅攻克臺灣的戰績，認為施琅東征成功乃得神助，也曾多次表示身為施琅後代的榮耀。〔註 12〕他在〈和同年易哭菴觀察「寓臺詠懷」〉詩裡說：「泣呼靖海先襄壯，千載英靈起怒潮。」〔註 13〕又在〈盧用川齋尹以墨拓魏碑、壽山石印相貽，作此謝之，兼柬其尊甫坦公〉詩中說：「昔年吾家靖海建節處，短衣長揖軍門來。」〔註 14〕〈疊前韻〉詩中亦云：「遺民幾見尊韋叟？忘祖何辭咎籍談（先靖海侯襄壯公功德在臺，滄桑以後，令人有今昔之感）。」〔註 15〕「建節」、「功德在臺」這些詞語，明白顯示出施士洁對施琅的肯定及崇拜態度。

〔註 10〕羅久蓉：〈救亡陰影下的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6 月），頁 69。

〔註 11〕施士洁：《後蘇龔合集》，頁 433。

〔註 12〕施士洁〈臺灣北港增修朝天宮碑記〉：「吾先靖海侯襄壯公平臺時，尤護神之助順。」《後蘇龔合集》，頁 372。他也一再提及自己為施琅後代的身份，如〈老去〉云：「七鯤水已經三淺，何況當年靖海孫。」《後蘇龔合集》，頁 256。

〔註 13〕施士洁：《後蘇龔合集》，頁 74。

〔註 14〕施士洁：《後蘇龔合集》，頁 190。

〔註 15〕施士洁：《後蘇龔合集》，頁 197。

由於對施琅的肯定，因此，施士洁稱鄭成功為「割據者」，〔註16〕在提到鄭成功復臺的史事時，說那些煙消雲散的往事只是助興談話的傳說而已：「草雞漫話前朝事（鄭成功有草雞之讖），半日茶禪品趙州。」〔註17〕又說那些空留遺憾的事蹟只是詩作的題材而已：「鹿耳鯤身水一方，草雞仙去霸圖荒！茫茫天地此煙景，寂寂江山空夕陽！不覺目隨高鳥遠，悠然心引片雲長。園林到處供詩料，誰弔瀛南古戰場？」〔註18〕他對施琅、鄭成功的評價，在他「宗風靖海思先烈，落日延平弔古魂」〔註19〕二句詩中就已表露無遺。

臺灣割讓給日本，施士洁被迫離臺，幾年之後，他寫下〈榕城除夕夢臺南明延平郡王祠古梅〉一詩：

草雞夜鳴七鯤穴，怒潮幾度變成血；中有寒香三百年，年年花開傲紅雪。憶昔婆婆洋未通，蜚烟瘴雨猶鴻濛；那有然犀到牛渚，更無仗劍入蛟宮。自從夾板荷蘭駛，鑿齒雕題皆赤子，扶餘國未王張髯，卅兮城已築徐市。此花生長古蓬萊，曾見昆明萬劫灰。拼欄南海訶陵種，楊柳金城元子栽。一朝冠帶騎鯨至，異姓王封牛草地。桔秩門高赤手開，蒜茶井在紅毛避。於今老幹幾滄桑，剩有芳祠弔夕陽。赤嵌鹿耳伯圖盡，紫色鼉聲閨位亡。紛紛草竊□尚有，朱林張戴亂梟首（朱一貴、林爽文、張炳、戴萬生）。武陵桃笑世人迷，白社蓮為方外友。蜃樓一瞥又飛煙，獨樹亭亭冷可憐。翠羽縞衣雜荊棘，冰肌玉骨染腥羶。我與梅花相伯仲，餘生已斷羅浮夢。銅餅紙帳泣飄零，塵中何處逋仙洞？〔註20〕

施士洁在詩中將延平郡王祠裡栽種的古梅與臺灣三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交相疊寫，以古梅「於今老幹幾滄桑」來映襯臺灣人民在政權更迭之下的顛沛流離；詩末，施士洁將自己家山淪陷、流離飄泊的遭逢，與古梅「蜃樓一瞥

〔註16〕施士洁〈游開元寺次拙菴韻〉：「何年割據者，留此招提跡？羈業久煙塵，空門長歲月。」《後蘇龕合集》，頁36。〈臺灣雜感和王蕓畹孝廉韻，胡鏡華太守同作〉：「閩閩門高割據來（鄭氏改安平門曰『閩閩』，以春秋鄭國有此門也）」《後蘇龕合集》，頁53。

〔註17〕施士洁：〈浴佛前一日，唐維卿廉訪招同倪耘太令、楊穉春孝廉、張漪策廣文、熊瑞卿上舍、施幼笙茂才遊竹溪寺，次廉訪韻〉，《後蘇龕合集》，頁52。

〔註18〕施士洁：〈登赤嵌樓望安平口〉，《後蘇龕合集》，頁51。

〔註19〕施士洁：〈感懷用前韻答辛陔〉，《後蘇龕合集》，頁50。

〔註20〕施士洁：《後蘇龕合集》，頁87。這首詩曾於明治35年2月28日時刊載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也就是光緒二十八年時，此詩的寫作時間應在此之前。

又飛煙，獨樹亭亭冷可憐。翠羽縞衣雜荊棘，冰肌玉骨染腥羶」的形象並疊，強調身為臺灣遺民的痛楚。雖然「一朝冠帶騎鯨至，異姓王封牛草地。桔秩門高赤手開，荇茶井在紅毛避」這些話是比較正面地談到鄭成功，不過，「赤嵌鹿耳伯圖盡，紫色鼉聲閩位亡」這兩句，仍是貶抑鄭氏在臺的建設。宣統三年他在〈寄答基隆石坂文庫主人日本石坂莊作〉中說：

草雞銜鼠拍水鳴，橫飛鹿耳騎神鯨。
郡王原是秀才爾，讀書種子真文明。
吾家靖海奮貔虎，手挈黃圖歸聖武。
二百餘年教養兼，聞說海濱號鄒魯。〔註21〕

施士洁在這幾句詩裡將鄭成功與施琅在臺推動文教的成就並比，終究說來，也還是認為自己的先祖施琅對臺灣的造福要多過鄭成功。由於對施琅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因此，施士洁對清廷的認同程度也要比較高。光緒九年間，法國染指中國藩屬國越南，中、法因此在越南開戰，清軍戰捷的消息傳到臺灣，施士洁興奮寫下〈越南聞捷，與祁莘垓同年夜談聯句〉、〈疊前韻〉等詩，對當時的輔臣疆將讚賞有加：

狼烽關外飛，忍令英雄老？劉（三宣副提督永福）馬（建威將軍培之忠）與吳（建威將軍鏡堂永安）丁（振威將軍衡三槐），毅然申天討。太原出奇兵，殺敵如斬草。法夷膽盡寒，勢潰壓山倒。去甲復拋戈，淒風動蒼昊。燕雀處幕中，豈足供一掃？遠涉笑徒勞，所性實輕燥。〔註22〕

他稱頌慈禧「我后燭萬里」，〔註23〕對於被派遣到臺治軍防備的劉銘傳、張幼樵更是期待甚殷：

茫茫毘舍耶，豺狼久當道。星駕幸觀止，痾瘰想在抱。
整率首官吏，優劣細探討。庶幾申伯歌，其風仍肆好。
芻蕘倘見采，古治追軒昊。〔註24〕

施士洁對清廷全然的接受，因此，對於朱一貴、林爽文、戴萬生等人的

〔註21〕施士洁：《後蘇龕合集》，頁193。

〔註22〕施士洁：〈越南聞捷，與祁莘垓同年夜談聯句〉，《後蘇龕合集》，頁320。

〔註23〕施士洁：〈聞劉省三爵帥到臺，張幼樵星使到省有感，仍用前韻〉，《後蘇龕合集》，頁321。

〔註24〕施士洁：〈聞劉省三爵帥到臺，張幼樵星使到省有感，仍用前韻〉，《後蘇龕合集》，頁321。

起事，皆冠以「亂」、「反」，對率兵平靖事件的將領則稱以「忠烈」。（註25）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割讓臺灣，對於朝廷無能，簽約割臺，臺灣人民又抗日失利，施士洁滿懷深沉的悲痛與憤慨：

援絕臺城渺紙鳶，崦嵫斜日薄虞淵！

神州劫重將陸沈，杞國憂深或墜天！

未向楚師加矢一，似聞秦賦罰鍰千。

紅毛樓上空回首，十萬人家冷竈煙！（註26）

「矧茲憂患身，虎口餘生□，田廬既兵燹，眷屬復疫厲」（註27）的施士洁內渡大陸廈門，自此開始他顛沛流離的生涯，但是，他責怪的是與日本議和簽約的李鴻章，「尚方願賜微臣劍，先斬和戎老檣頭」，（註28）對於無能護衛東南疆土的清廷卻毫無怨懟：

仰體皇仁暫止戈，那知東海又揚波。

臣衷自矢拌孤注，戎柄何堪倒太阿。（註29）

一直到了光緒二十八、九年，在經歷了戊戌政變、八國聯軍、列強分地強租諸事之後，施士洁對時局憂心重重，「時局艱危不忍聞」、「況談時局鼻常酸」，但仍對清廷有十足的信靠，反對革命黨員的起事：

吾輩今已無神權，封建之制亦蕩然；地廣人稠政懦緩，刑寬稅薄民

安便。豈有風潮由內激，無病而呻徒自惑。亂人藉口愛同胞，一飲

狂泉天地黑。噫吁嘻！前車既覆鑒者誰，國民教育知不知？（註30）

民國成立後，施士洁的遺民身份多了另一層意涵——清朝遺民。或許因為反對革命，施士洁並未在詩作中提及革命黨的發展，對當時政局的風雲變化也沒有太多的敘述；但是民國成立之後，他多次感慨「心跡略同前進士，頭銜合署古先生」（註31）、「今日遺民前進士，墜天何與杞人憂」，（註32）並

〔註25〕施士洁〈榕城除夕憶臺南明延平郡王祠古梅〉：「紛紛草竊□尚有，朱林張戴亂梟首（朱一貴、林爽文、張炳、戴萬生）。」《後蘇龕合集》，頁87。施士洁〈諸羅忠烈羅參戎祠〉：「『鴨王』飼鴨兼飼賊，手弄腥泔成鴨國。」、「參戎一躍入賊圍，大節猶完而已矣！……咄哉安平咫尺五忠祠，忠魂歷劫千載誰得知（安平鎮有『五忠祠』，亦公同時殉此難者，今圯矣）！」《後蘇龕合集》，頁147。

〔註26〕施士洁：〈和哭菴「續寓臺詠懷」〉，《後蘇龕合集》，頁75。

〔註27〕施士洁：〈贈蘇次杉明府〉，《後蘇龕合集》，頁84。

〔註28〕施士洁：〈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後蘇龕合集》，頁71。

〔註29〕施士洁：〈瀛南軍次再疊前韻示同事諸子〉，《後蘇龕合集》，頁72。

〔註30〕施士洁：〈法蘭西國大革命歌〉，《後蘇龕合集》，頁139。

〔註31〕施士洁：〈衙齋書感〉，《後蘇龕合集》，頁205。

未改變自己清朝科宦出身的身份認同；面對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他總是感嘆：「休怪老民頑到底，問誰宜古復宜今」、〔註33〕「吾國少年吾老矣，忍拋舊學說新書」；對於民國新政局也沒有多少寄望：「政界風潮到處生，泮橋面首聽鵲聲。名場自昔譏狼藉，世道於今失鵲正。」〔註34〕、「鶉維翦土看天醉，蟾魄離弦惜月諸。極目神州荊棘遍，讖兒撞壞好家居。」〔註35〕尤其，當南北軍閥爭戰連年，使得人民淪落水火幾至無以為生之際，施士洁對於當政者更是怨怪連連，他在民國七年寫下〈戊午除夕〉一詩，大肆抨擊為政者的不力：

無吏不殃民，無兵不比匪、無身不遭劫，無家不被燬。……高牙大纛爾何人？肉食乘軒識者鄙！漁人一網在其旁，看爾相持鷸蚌死。

〔註36〕

日本佔領臺灣之後，總督府採籠絡政策誘使內渡者返臺，有些內渡者因困於生計或對家鄉的不捨陸續返臺；〔註37〕施士洁雖然思鄉情殷、雖然內渡生涯不易，而且日本駐廈門歷任領事如山吉盛義、菊池義郎等對待施士洁禮遇有加，但他不會接受日人的勸誘招攏而回到臺灣，〔註38〕並且在與日人的往返詩作中，不避諱地說出「千秋孤憤梅花知（延平祠有古梅，王所手植）……鄭王寂寞三百年，老醜東施愧顏色」、「三淺桑田認劫灰，延平祠下尚殘梅。鯤身豈是閒甌脫？曾隸黃輿故籍來」〔註39〕這些話，表明對日人侵臺的抗議。

〔註32〕施士洁：〈補作六十述懷寄示諸同人索和〉，《後蘇龕合集》，頁252。

〔註33〕施士洁：〈允白和『心』字韻七律三首，自薊江郵寄鷺門；觸我吟懷，感書時事，疊韻答之〉，《後蘇龕合集》，頁229。

〔註34〕施士洁：〈三疊前韻寄答恕齋〉，《後蘇龕合集》，頁212。

〔註35〕施士洁：〈十疊前韻〉，《後蘇龕合集》，頁216。

〔註36〕施士洁：〈戊午除夕〉，《後蘇龕合集》，頁288。

〔註37〕《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四日：「今者寰海鏡清，傳聞縉紳先生相率歸里者指不勝屈，聞秋涼以後，又有接踵爭至者。又聞駐廈領事上野君及督府委員寺師氏，於旋臺紳民招呼備，除繳公款每名兩金并補水以外，一切禁止胥吏私索漏規。」《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厥後因聞政府治臺，招攜以德，能致近悅遠來，所有前此遐棄宗邦、遠託異地者，今皆旋歸桑梓，重整舊家矣。」《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政府日鑒心傷，特遣景美辦務長谷信敬赴廈招撫，使諸君子互相引，以冀盡羅一網中，且誓以重入國門。」

〔註38〕施士洁〈次米溪「感事詩」〉、〈次景度餞米溪韻〉、〈贈日本領事菊池義郎〉〈送別菊池慈摩領事假歸日本〉，《後蘇龕合集》，頁144、頁148、頁187、頁197。

〔註39〕施士洁：〈受篆舫山，感時十二絕句，錄寄廈門菊池領事、臺南鈴村宮司〉、〈鷺門晤日本詩人串宇鈴村讓〉，《後蘇龕合集》，頁187、頁202。

施士洁有不少題贈日人的詩作，多是施士洁任事於廈門商會坐辦時官場上文酒酬酢間的作品，因此也就有「文明萬象競軒騰，東望扶桑日正升」、「文明播殖又瀛東，肘後千金國手雄」、「鷺嶼喧傳萬口碑，客星齊拱使星輝」〔註40〕等稱美祝好的話語了。「何物儒冠向西笑，祇今學海欲東之」，〔註41〕日本維新西化成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吸收西方新知的管道，再加上列強對中國侵擾不斷，當時普遍流傳著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的說法，施士洁在與日人的題贈詩中，也有採用時言「中東唇齒」入詩，〔註42〕但事實上，施士洁是視日本為「夷狄」的，〔註43〕他也有很強的「臺灣意識」，常以「鯤島遺民」自稱，〔註44〕基於這樣的「夷夏之防」觀念，他不僅不願歸順侵佔家園的日本，終其一生，也未再踏上日人統治之下的臺灣，因為臺灣已淪為異域，「同輩儒衣皆左袵，不堪回首舊臺灣」。〔註45〕

二、許南英的認同傾向

許南英的家族自入臺一世祖許超於嘉靖年間從廣東揭陽移居到赤嵌後，「居臺二百載，九葉始敷榮」，〔註46〕因為他的家族在明朝時就來到臺灣，又在臺灣歷經鄭成功治臺的時期，所以許南英對於明朝、鄭成功的認同傾向非常明確，換句話說，許南英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他讚譽不願降藩辱祖而自殺的寧靖王，以及隨著寧靖王自經而死的五妃，說他們的作為「氣壯山河大

〔註40〕施士洁：〈日本詩人袖海館森鴻見贈二絕，安藤圖南為之介紹，作答代東〉、〈贈日本醫士貴島旭園健，時將由廈渡臺〉、〈贈日本領事菊池義郎〉，《後蘇龕合集》，頁187、頁163、頁187。

〔註41〕施士洁：〈吸齋自臺旋廈以一拂相貽，時將游學日本〉，《後蘇龕合集》，頁164。

〔註42〕施士洁〈團友佐藤德治〉：「唇齒中東一例看。」〈毓臣席上次米溪韻〉：「中東互唇齒。」《後蘇龕合集》，頁191、頁125。

〔註43〕施士洁〈瀛南軍次再疊前韻示同事諸子〉：「華夏難消夷狄禍。」〈痛哭〉：「□□九州外，夷夏百年間。」《後蘇龕合集》，頁72、頁73。

〔註44〕乙未割臺之後，施士洁常自稱「遺民」、「棄民」，如〈王母應太君壽詩〉：「鯤島遺民今白髮，滄桑劫後拜麻姑。」〈寄祭許允白文棉蘭日里〉：「七鯤逸民某，以淚和墨，為文遙祭同學許子厓岸之靈曰。」〈東廈防張司馬〉：「風沙莽莽此間身，棘天荊地一棄民。」〈和同年易哭菴觀察「寓臺詠懷」韻〉：「兩字頭銜署棄民。」《後蘇龕合集》，頁313、頁432、頁76、頁226。

〔註45〕施士洁：〈毓臣、養齋秋試不售，景商以詩慰之，即次其韻〉，《後蘇龕合集》，頁125。

〔註46〕許南英：〈臺感〉，《窺園留草》，頁36。若依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一文所記，則許南英家譜為火焚毀，新譜中所記世系只有七代。

海潮，奇節竟符天地數」；〔註47〕對於「軸覆樞翻明鼎革，慨然我獨爲其難」的鄭成功，爲謀求恢復明室政權，來到臺灣大力開發建設，「寓兵於農教稼穡」，許南英則盛讚他的所爲是忠節之行，〔註48〕並因此而肯定「臺灣自鼎革而還，鄭氏開荒爲初祖」。〔註49〕鄭成功復國大業失敗，他在〈謁延平郡王祠〉一詞中深爲之歎惋，說：

赤手擎天，是明室，獨鍾間氣！想當日，橫師海上，孤忠無二！誓死不從關外虜，故藩擁戴朱術桂。看金廈，兩島抗全師，伸敵愾！

亡國恨，遺臣淚；存國脈，回天意。剩廟宇空山，古梅憔悴。故國尚存禾黍感，荒祠不忘蘋藻祭。聽怒潮，嗚咽草雞亡，神鯨逝。

〔註50〕

至於歸降清朝之後又帶領清軍東征臺灣的施琅，他則有詩〈過海澄感事〉斥曰：

唾手功名稱異數，平心而論總非宜。

人除清室存明室，公助胡兒殺漢兒！

班爵自應功狗冠，蓋棺莫使草雞知！

易朝氣節都如是，豈特泉南靖海施！〔註51〕

不過，許南英並不是激烈的民族主義分子，他懷抱著儒家仁民愛物、兼善天下的想法，民眾福利的謀求是他所有作爲的出發點，因此，許南英在應考時甘冒時諱，在對策文章中評論時政、陳述國家危機所在，並因此被放亦在所不惜。〔註52〕他曾自言：「生無建樹死嫌遲。」也曾說過「斯民憂樂誠吾事」〔註53〕這樣的話；而他評判一個人的價值時，只要是對社會、人民有所貢獻的人，無論其政治立場，許南英都認爲他們是「濟時賢」；〔註54〕相反的，

〔註47〕許南英：〈二十五日爲五妃殉節日，同雲石祭奠，成詩二首〉，《窺園留草》，頁170。

〔註48〕許南英：〈秋日謁延平郡王祠〉，《窺園留草》，頁16。

〔註49〕許南英：〈閑散石虎墓〉，《窺園留草》，頁14。

〔註50〕許南英：《窺園留草》，頁207。

〔註51〕許南英：〈過海澄感事〉，《窺園留草》，頁137。

〔註52〕見許南英〈丙戌偕徐勿千、陳梧岡兩同年來京會試，徐捷得工部，陳考得中書；余已入彀，因對策傷時被放。二君強欲留余在京過夏，書此謝之〉，《窺園留草》，頁7。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收入《窺園留草》，頁235。

〔註53〕許南英：〈秋懷八首和邱仙根工部原韻〉、〈防匪〉，《窺園留草》，頁86、頁31。

〔註54〕許南英〈閑散石虎墓〉：「其時亦有濟時賢，文武衣冠難僕數：王、辜、盧、沈、張、郁、俞（王忠孝、辜朝薦、盧若騰、沈佺期、沈光文、張士郁、張

就算是臺灣本土人士，如果做出擾民亂民的事，許南英即視為「虎狼」、「犬羊」。^{〔註 55〕}

許南英在參與臺灣民主國的抗日行動時說：「議院廣開民主國，版圖還隸聖明朝。」也在徐聞任上因乾旱求雨得雨時，說：「不是長官祈禱出，須知涓滴盡皇仁。」清滅亡後，他慨嘆道：「毀家尚未忘前事，亡國何堪值暮年！」^{〔註 56〕}這些話看似對清朝有所認同，但他對晚清朝綱不振、弊政叢生的現象卻也屢屢批評與抨擊。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因委解京餉入都門，並將在北京城的所見所聞寫成〈戊申入都門感興〉一詩，充分表達出他對清廷不思振作的憤慨與失望：

車前十丈起紅塵，冠蓋相望一例新。

絕似渾忘康子事，銅駝荊棘淚無痕。^{〔註 57〕}

許南英曾說：「分門別戶吾無黨，救弊扶衰國有光。」^{〔註 58〕}時政敗壞，許南英就在州縣任上竭盡心力為民努力。他對徐聞縣內紳士們說：「敢云訟獄心如鏡，漫聽謳歌口是碑。寄語四鄉諸父老，能攻吾短是吾師。」他向陽春縣父老表示「謹懷自防流酷吏，哀矜太惜此頑民」、「瘡痍未復流亡甚，何止蘇州愧俸錢」的心意，^{〔註 59〕}這都是許南英以民為重、恫瘝在抱襟懷的表現，而不只是身為命官、為朝廷效命的關係。

宣統元年（1909），江南地區的新軍一再起事，許南英不禁在〈庚戌元旦〉詩中暗暗流露出他對革命軍興的期待：

乍除舊臘鴻鈞轉，忽報新軍蟻鬪酣。

兵氣似隨春氣發，嶺南聞道又江南。^{〔註 60〕}

奉派出任嶺南地區的封疆大吏無力消除民怨，又沒有對策解決日漸壯大的革命勢力，更看出清廷領導無方，對於這種情形，許南英憂心忡忡：

灝、郁永河、俞荔，此十人臺灣流寓），刺桐花下詩壇聚。」這十人之中，有明人，也有清人。《窺園留草》，頁 14。

〔註 55〕許南英〈防匪〉：「忍聞中澤鳴鴻雁？那肯深山放虎狼！」、「城社已遭狐鼠毒，溪山竟聚犬羊群。」《窺園留草》，頁 31。

〔註 56〕許南英：〈奉和實甫觀察原韻〉、〈觀雨即事〉、〈和施耐公感興原韻〉，《窺園留草》，頁 29、頁 62、頁 147。

〔註 57〕許南英：〈戊申入都門感興〉，《窺園留草》，頁 75。

〔註 58〕許南英：〈癸丑三月任命龍溪縣知事，視事日偶成〉，《窺園留草》，頁 133。

〔註 59〕許南英：〈留別徐聞紳士〉、〈留別陽春紳士〉，《窺園留草》，頁 63、頁 68。

〔註 60〕許南英：《窺園留草》，頁 88。